



一枕清霜

陈鹤著

LIAONINGHUABAOCHUBANSHE

辽宁画报出版社

一枕清霜

陈四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枕清霜/陈四益著. -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9
(世相丛书)
ISBN 7-80601-438-1
I. 一… II. 陈…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225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3 千字 印张: 11.625

印数: 1—2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梅 菊 宾 屹 责任校对: 赵子衡

封面设计: 黄 喆 版式设计: 吉 吉

定价: 23.80 元

序

文学的分类，现在是愈趋愈繁了。譬如随笔，原就是一种文体，但到了今天，从中又生出了许多花样。如果这个作者是报刊的记者或编辑，就给他加上个“报人随笔”；如果作者是做学问的，那就是“学者随笔”或“学人随笔”；若是艺人呢？大约就该叫“艺人随笔”了，依此类推，军旅随笔、商贾随笔、官员随笔、学生随笔、工仔随笔、流民随笔……是可以无穷无尽的。究竟这种种随笔有什么文学分类上的意义，我实在想不出来，所以只好不想。

不想，又不行。前两年，好些出版社都在出版所谓学者随笔或学人随笔的套书，有的也邀我“加盟”，因为不清楚这种随笔究竟是指学者写的随笔还是那种随笔中都得透出些学问，所以犹豫再三，一概推辞了。一来对于学者，我一

向敬仰得很，以为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有重大建树才当得起，不才如我，从不曾想厕身其中，因为不够格；二来，我写的那些文字，即便谈到一些历史文化或书籍辞章，也不过说的是些常识，只是因为不顾常识或不知常识的人多了，所以才托福有了些存在的价值，其间的学问是并没有多少的，就像有些所谓文化随笔其中也不过有些文化常识一样。

今年，王学泰君又谈起学人随笔丛书的事，我依旧诚惶诚恐。后来编辑说，丛书定名为“世相随笔”，只是希望内容偏重于文化，这才稍稍放下些心来，觉得我的一些文字与此略略相合，虽然谈文说书，其实倒多为文界世相的一点实录，即所谓“立此存照”罢了。把散见于报刊、文集的这些文字集中起来，读者从中或可窥见我对这些世相的一点思考。

文化现象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经过了十年对文化的大张挞伐，中国的学术传统好像中断了似的，于是，一到新的时期，大家都忙于重翻旧案，创立新说，好像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不这样就不足以开一代新风似的。不过，标新立异，固然未必为非；信口雌黄，定然于事无补。学术界过去的定论，当然可以重新审视，但是非的权衡必当本于事实。另立新说，精神固然可嘉，但若无确凿证据，胆大并不足以服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曾经有过的世相。这种世相在“文革”中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只要抓住几条语录，就认为足以否定一切既往的研究成果，打倒所有的真的假的权威。今天的争创新说者，有的以谩骂过去权威、否定既往定论为能事，骨子里依旧是“文革”的遗

韵流风。这些“新说”有些比旧说还要远离事实，有些则纯属无根的游谈。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孳生了不少有背于常识的“文化创造”和这一类文化的“创造者”，而且它们（或他们）不断在影响着读者，造成对过去和今天文化理解的迷误。

专注于学术的学者们似乎不屑于谈论常识性的问题，而有违常识的文章，作者又常以学者自命，这就迫使如我这样非学者的读者，不得不为了弄清那些常识，去阅读一些过去读过和尚未读过的材料，以使自己不致过于轻信那些学者。这本集子中的文字，大抵就是在这样的阅读与思考中形成的。把它写出来，或可供同我一样有着迷惑的读者参考。虽不敢有必是的自信，至少也对某些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视角，两相参照，于读者或有小补。

一位年青的朋友向我请教读书的方法，我实在无言以对，想到这些文字的结集，便道：“不要轻信——不管那作者是权威泰斗还是时髦俊彦。”他强调还处于需要多读的阶段，以为这是过高的要求，其实，越是广泛涉猎的阶段，越需要养成比较、鉴别、择善的习惯。这是我对于读书所能想得出的唯一的忠告。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已进入了老年。倘能生存，当然还要读书，以打发时日，也藉此刺激一下已经渐次麻木了的神经，或许还能偶有所得，发为文章。但文章究竟不甚有用，到头来，不过换得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罢了——于是，此书便以“一枕清霜”为题，既是集中一篇的篇名，又是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的归宿。

目 录

序·····	1
捣衣，捣衣·····	1
一枕清霜·····	5
西游演了是封神·····	9
赠君一法决狐疑·····	13
《贺新郎》的记忆·····	18
《牛山四十屁》·····	23
站着读·····	34
乱翻书·····	38
不焚之焚·····	45
一本可怕的书·····	50
四库四记·····	65
附：关于几封信件的说明	
戴鸿慈与五大臣出洋·····	125
这些事是不该忘记的·····	140
儒商与儒商文学·····	148
中译《鲁拜集》见闻·····	154
关于中译《鲁拜集》的补记·····	160
未能终止的残酷·····	164

目 录

未能忘却的“文革”	171
反贪的限度	177
古人是怎样说话的	182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187
谁错了	193
乱言未能成一笑	197
细将八股从头说	204
儒学箴言	200
迟来的补课	212
读鲁迅手稿	217
“爱国的自大家”	225
“送去主义” 质疑	228
说“孝”	232
再说“孝”	235
看包公	238
刘罗锅与清官戏	243
“王子犯法……” 之类	248
也是传统	254
皇上的事难办	257

目 录

说“陋规”	261
“帽子”臆说	266
臣的定位	271
谤木的变迁	274
无名的恐怖	277
刘半农与浑蛋字	280
中国社会的水浒气	284
诊病不易	288
读读年表	293
怕说钱钟书	298
求证还得小心	301
张望祝勇	304
《相约星期二》	308
必读书的联想	312
书外琐谈	315
野史无文	319
有所思	324
读史难	
从英雄到市侩	
侃文学	

目 录

怕说文化	
潮起潮落	
分类法	
下海	
读鲁迅	
远去的与走近的	
后新新红学	
全能	
梦见好皇上	
家世与长相	
民主是什么	
生厌的真理	
一致的代价	
保持自由	
报告的沿革	
套话的由来	
思想纠错	
不避名讳	
赋的顿悟	
广告与识字	
观剧杂咏·····	355
文化杂咏·····	358

捣衣，捣衣

读到一本画册，画的都是唐人诗意。中国人喜欢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样诗画相生，自然别有情趣。画的技术不算差，惟笔墨稍欠灵气。书中选了李白的《子夜吴歌》之三，这也是许多选本都选了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诗写得极为动人，与诗相配的画，也很幽雅，是几个女子在池塘边用棒槌敲洗衣裳。塘边有竹林，天边有月亮，正合着诗中“一片月”的景象。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捣衣是洗衣服，那么，为什么要夜里洗呢？千家万户都在夜里跑到塘边洗衣服，倒也蔚为奇观，但于理难通。再说，洗衣服是春夏秋冬都要做的事，为什么诗人一写捣衣必在秋天呢？查查手边的《辞海》，“捣衣”条下说道：“又名《捣衣曲》、

《秋水弄》、《秋杵弄》，琴曲抒写妇女为远戍边地的亲人捣洗寒衣时的怀念之情。“捣衣”条下不注捣衣本身而只注琴曲，令人大惑不解，而捎带讲到的琴曲内容，把捣衣解作“捣洗寒衣”，则同那幅唐人诗意图所见略同了。

可以肯定的是，《辞海》的解释并不正确，捣衣不是如江南农家女子那样，在河边拿棒槌敲洗衣服。这也是有诗为证的。三国魏的曹毗有《夜听捣衣》诗道：“寒兴御纨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阴。纤手叠轻素，朗杵叩鸣砧……”这就说明捣衣不是洗衣，而是制作寒衣的一道工序，把没有剪裁的纨素（丝织品）折叠好、放在砧板上，然后用杵敲打。南朝宋的谢惠连在《捣衣》诗中也作了相似的描绘：在白露滋润着菊花，秋风吹落了庭槐，蟋蟀、寒蝉交鸣的时刻，女人们在廊檐下捣衣。她们举杵扬起双袖时，传送出微微的芳香，额边沁出星星汗水。可见，把捣衣解释为洗衣，实在是想当然耳。

已经有不少注家，对捣衣作了大体说得过去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是这样注的：“寒砧，寒风里捣衣的砧杵相击声。砧是承托捣衣的石块。九月是将要换季，家家准备寒衣的时候，这时的捣衣声最能引起思妇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不对捣衣作正面的解释，只说砧杵相击，无疑是取巧的办法，但它至少没有常识性的错误。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的注释，较为详尽。它指出，按谢惠连《捣衣》诗的描写，“是妇女把织好的布帛，铺在平滑的砧板上，用两条木棒把他敲平，以备裁缝衣服。”但“有时也用这种方法捣，使之干净。”说捣衣是为备裁缝而对布帛作前处理，大体是对

的，但把清洗的捣衣同做寒衣的捣衣混为一谈则实在是画蛇添足。

但是，即使这样的解释，也难惬人意。因为他没有说清为什么做寒衣前要捣衣，为什么捣衣一定要在夜间。要解释清楚实在也难，因为在宋元之前，捣衣作为一种习见的行为，不需要作注；而宋元以后文学作品中很少关于捣衣的描写，看来捣衣的方法已逐渐失传了。到了今天，要讲清久已失传的捣衣方法，自然就更加困难了。

捣衣法的失传，可能同棉花的输入与纺织技术的改进有关。明代人讲棉布衣料时，说布缕紧则坚，缓则脆，所以织好的布要用碾石把布缕碾紧才结实耐用。碾石碾布，据说就是捣衣的遗意。碾石在江南我见过，因为形似元宝，也叫元宝石。碾布时，把布叠好，石压其上，人站在元宝石的两角上左右晃动，以压紧布缕。照此说法，则捣衣的目的也是为了捣紧帛缕以使坚实吧。不管葛麻还是丝帛的织物，夏天求其透气，不捣无妨。冬衣求其保暖，所以非捣不可。一位在内蒙生活了很久的朋友告诉我，内蒙的一些地方至今保留着类似捣衣的办法。做冬衣时，在布上撒上面粉，用棒槌打，使面粉嵌入布缕。这样处理过的布做棉袍，冬天不透风，保暖性能好。礼失而求诸野，这也算是一个例子吧。至于为什么要在晚间捣衣，南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曾请教过打麻绳的农民，为什么总在秋天夜晚捶打麻条。据告，白露之后，傍晚有露之时捶打最易软熟。这个经验对于理解秋夜捣衣或许也有启发吧。真正想要讲清捣衣，单靠语言文字之学是不够的，恐怕还需要科技史、纺织史、植物学、民俗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的配合才成。

唠唠叨叨说捣衣，本意并不是想对此作出确切的解释，只不过忽然想到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为古代诗文作注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一些出版社的编辑，随便拉几个略通之无的人，便可以弄出一部“选注”或“详注”，而随便一个什么人也觉得别的事干不了，作注解还会吗？于是，一批错谬百出的注释本就倾销到书市上来了。这实在是误人自误、贻笑学林的事呵。

一枕清霜

前年到昆明，总算有机会去看了看大观楼。说来汗颜，知道大观楼孙髯翁的那副长联，已是“文革”之世。那时大道消息只有“两报一刊”枯燥乏味的社论和千篇一律的消息，倒是小道消息花样繁多，虽说真真假假，不能尽信，但“可读性”是远胜于公开的报刊的。其中一则小道说，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到北京谒见毛泽东主席，谈话间主席问他：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你读过没有？阎答道：读过。又问：记得吗？阎说不记得了。于是主席当即背诵道：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
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
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
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
雾鬓；更革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
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

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主席诵毕，又讲了孙髯翁其人的一些事情。从主席那里出来，阎红彦深佩主席的博学，也为自己在云南工作那么多年竟不能当场答对深感惭愧，更不知道这一番话里包含着什么机锋。返回昆明，一下飞机，家也没回，就叫司机直驶大观楼，弄得司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阎红彦在大观楼是否悟出了什么天机，于史无征，未敢悬揣，就是这一番应对是否确凿，也不敢妄定，但大观楼这副长联，却从此印入了我的脑海，对登斯楼以望滇池，也心向往焉。这一回终于天遂人愿了。

大观楼还在，不甚雄伟。滇池则因围湖造田，已离楼远去。即便还在楼前，那一池清水也已绿得发腻，非复旧观——科学家的名词叫“富营养化”——了，这是我在西山龙门看到过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景观，只存留在那副依旧挂在楼前的长联上。

虽然不是周末，游人仍不算少。参加旅游团的，照例有导游讲解。讲到长联末句，导游小姐说：一切丰功伟绩都已成为过去，眼前留下的只有远处传来的几响钟声，映照江面的点点渔火，长空中两行秋雁和醒来后的满地白霜。讲解富有感情，也很投入。但我觉得这里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把导游拉到一边，小声告诉她，“一枕清霜”的

解释有误，并说了我以为应当如何解释。她颇有礼貌地说，你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的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不错，老师说的，怎么会错呢？她能承认我这也是一种说法，已经是宽容大度了。

我没有再问她的老师是谁，这不太礼貌，但我很快就明白了那老师的依据。依据就是摆在书店里的几种楹联赏析之类的书籍。那上面对“一枕清霜”正是这样讲的。

说“一枕清霜”是满地白霜，先得讲清为什么要加上“一枕”？如果是睡觉醒来，屋子里又哪里来的白霜？莫非是睡在露天？但昆明那地方，到白露为霜之时，只怕是无人在外露宿的。那么，是屋顶漏了？漏进了雨是可能的——“雨脚如麻未断绝”，漏进霜来却除非出现奇迹。所以，对“一枕清霜”不能实讲，必须另作解释。

读中国的诗歌——楹联实际上是从律诗的颌颈两联变化发展而来的——必须懂得它常用的修辞方法，也要懂得诗歌中用典的内容，否则是会闹笑话的。比如“清霜”，它可能是实指秋天的寒霜，也可能是指人头上的白发。左思有“逼迫秋霜，生而皓素”之句，李白有“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之诗，后来称白发为“雪顶霜颠”或“吴霜”或“秋发”，都是同样的意思。明白了这一点，孙髯翁长联的末句，也就迎刃而解了。费尽了移山心力，建立了伟烈丰功，最后又怎么样呢？断碣残碑，苍烟落照，疏钟渔火，秋雁两行，再有呢，无非是苍颜白头了，倒不如选胜登临，流连山水，享受那造化给予的香稻晴沙，杨柳芙蓉，良辰美景。

对白发，常用霜雪来借代，对黑发则常用乌云、绿云